



WU YUAN SUI BI

吴苑随笔

范广勤 著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吴苑随笔

范广勤 著

晴山堂
毛泽东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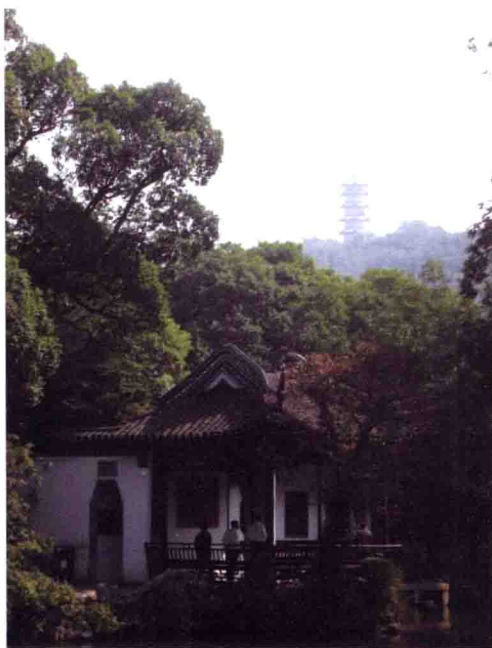
惠山重建
范文正公祠

惠山重建龙图阁
学士秦观祠





东林书院牌坊



无锡寄畅园借锡山宝塔远景

写在前面——多余闲话

记得那是二十世纪末，仲秋艳阳，凉风习习，颇为爽朗，吴园园内，林荫夹道，香樟苍翠。在口天楼高君燮初的办公室作客，一杯清茶，醇香袅袅，学长学弟，膝足聊谈，余突发奇问：“过去地方上杰客朋友多，杰客遗风，恐难根绝，一有气候，也许吴园会被拆个地皮光净。”不想高君接过话茬：“早有思想准备，若有那一天，等着他们上房揭瓦，卸大门，捐木梁，拆砖墙，要想来拆，谁能挡得止？”说话这时节，吴园正值应著名作家杜宣的建议，由同济大学司马栓教授总体规划设计，从农民休憩公园向以吴文化为主题的公园建设，第一、二期工程陆续完成，踌躇满志，初具规模，颇具吴地文化特色。别人都在说着恭维话、赞扬话，余却脱口而出丧气话，似乎病梦谰语，但愿不要成为忏语。

家乡老人们常说“杰客”，北方人称“泼皮”，湖南人讲“痞子”。“杰客”似乎比“泼皮”“痞子”的涵盖面要广些。少年记忆，日寇铁蹄，蹂躏家乡，营销大江南北铁锅的百年老厂王源吉冶坊，难以经营，迁往城区。经历百年的典当歇业关张，百十间厂房当舍，三五日内，拆得光净，听老人们议论，这下杰客们腰包鼓鼓，可去赌场玩一把了。村前公园，藏书数万册的图书馆楼。遭日寇焚毁。这位曾留学东瀛，后人念其功业立胡雨人铜像纪念，也遭枪击。用烈火当墨，刺

刀当笔，写下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浓彩一笔。公园荒芜，只有铜像依然屹立。土改分田地，废园复耕为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铜像视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象征，岂能存乎？当年没被日寇将铜像销熔去铸子弹，而今却被垂涎欲滴的造反派头头砸铜像，卖了废铜。祇剩基座歪斜半卧地下。当年胡雨人倡禁赌，就有自称黄埔军校出身的脚色，开赌场相抗。小小乡镇，青帮聚徒千人，争地盘械斗。解放后似乎偃旗息鼓，销声匿迹，杰客又打扮成最最勇敢的革命先锋。三面红旗大跃进，整个街市面街卧河的高脚柱屋，拆得光净，未见共产主义大厦一砖一瓦。似乎拆屋无须组织归属，突然一拨人，不打招呼，上我家柴房揭瓦卸门，母亲见了这拨人说：“我们归属生产队管，要拆也得队里来拆，也轮不到你们上房揭瓦。”急忙找来大队领导邱富生，这拨人才快快撤下房来。更何况刨坟掘墓，盗卖棺材板，做成锅盖买卖，老人们称损阴德的事都能干得。杰客幽灵，一有气候，游荡出没。对乡里“杰客”总有一种乡愁情结。

吴园虽有无锡县人大把吴文化公园列为我县重点文化事业建设的决议，并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授予“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铜牌。每回家乡，总能听闻些不和谐的杂音。昔日荒山残山，如今寸土寸金。每当吴园景点落成，有人议论：“山上又盖起好多屋。”“那几间破屋子能值多少钱？就让他那老头子瞎起劲吧！”“别小看那老头子，光是积攒的碑刻字画原稿，将来都是蛮值钱的货色。”听闻之，民间谚语“不怕贼偷，只怕贼惦记”，细思量，不由得出身冷汗，有人惦记着这荒山头，打残山的主意，也许并非空穴来风。有年返故乡，车过吴园，只见吴地一条街，怀吴楼、稻丰圩为主景的民俗村景区，

车水马龙，沙扬尘飞，推土运渣拆毁忙。后接到贺年明信片，印有已被拆毁的“无锡吴文化公园稻丰圩全景”图，并附有题为“历史的纪念”短文：“惠山景观大道的建设，本园主要馆区稻丰圩。包括民俗馆、桃花村酒店、水鲜村、水利廊、住俗馆、纺织馆等。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全部拆毁，共计五千平方米。这个馆区驰名中外，为吴文化展示的亮点，如今成为历史的纪念。”还附不了斋主吟《甲申拜年》小诗：“破立发展中，亘古此理同；高山千鹭飞，吴园百代荣。”道出耐人寻味的无奈，难言无言的苦涩，怀着满腔自慰愿景。紧接着在第三期景点工程的规划地皮上，却出现了个高档别墅区。在灵龟峰的制高点建起了防火的观察塔，那是规划中龙光阁的所在地。从山脊西侧家屋的阳台上，仰望能见到山脊东侧开发区高耸的大厦楼顶，真抢了制高点上构造物的风头。后又接着北山山坑成了垃圾填埋场，那是第四期景点工程的规划地。利益驱使，一纸决议，一块铜牌，怎能挡得住被步步蚕食，吴园规划宏景在襁褓中被肢解。

“一个铜钱既不（没有），造只崇安寺。”丐怪常用这句民谚，作为吴园创业起家的座右铭。从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赞助，到向港澳台海外乡亲募捐。从将复立胡雨人铜像于吴园，陆续将开发吴地有功德的乡贤塑像尊之请入吴地人文馆，直到百龄堂的展示，化解历史恩怨，流落海外华夏子孙，心归故里，慷慨解囊。余赞丐怪为无冕的民间统战大使，当之无愧。每建景点，撰文立碑，景点要义，玉成捐助，立碑记功德。但要建龙光阁，第三、四期景点，工程浩大。尤其随改制，苏南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募集筹资，更加艰难拮据，捉襟见肘。更有甚者，听旧邻给我讲高君募资吃闭门羹的故事。说一位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发了财的老板已答应给吴园建设捐助，当高君上

门办理时，却被老板的老爸堵在厂门口，不让高君和老板见面，并嚷着说：“休想要拿走一分钱。”丐怪尴尬，冷言冷语，冷眼相看，冷板凳常坐。讨没尽头，讨亦有限，愿景可望，空中楼阁。毕竟钢镚一个旫不（没有），也已在残山头上修造起吴园一隅，远超造崇安寺的规模，为吴园奠定了基础。

吴园以吴文化研究为先导，造景以研究成果为基础，吴园景点为吴文化物化载体展示，具有以地域文化特色创新的文化园林。吴地文化研究，从借鸡生蛋到组构研究，广泛联络学者专家人才群体，形成研究网络。吴地文化学术研讨从国内拓展到参与国际交流，从学术论文结集到《吴地文化通史》编纂，创新推出大吴文化理论体系，把吴地文化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又以《吴文化博览》为平台，报道吴地文化研究动态与吴园建设活动信息，作为内部通讯，成为联系各界的纽带。研究成果，丰硕累累。可有年有位北京友人来电话告我，说被应邀回无锡。参加了个吴文化论坛。说会议招待得很好。说论坛主讲尽说些不伦不类、东拉西扯的东西。说没有对吴地文化有见地的学者研究者参加，说也没见到吴园吴学研究所的人员出席发表见解。说他不客气地放了一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广泛邀请有研究有见解的学者参与交流，说指名道姓颇有研究成果的学者未能参加表示遗憾。早就听闻议论质疑。西高山既无吴地历史文化资源，开山采石又将秀丽景色摧毁殆尽，却偏偏在这不搭边的荒山残山上修建什么吴文化公园，打什么研究吴文化的旗号。确实梅村有泰伯庙，鸿山有泰伯墓，胡埭有阖闾城遗址，考古又新发掘出越国贵族墓地，镇江、常州、常熟、江阴均有丰富的吴地历史文化古迹，更别说姑苏这吴国都城。一时间吴学研究也山头旗帜，林林总总。同样头顶一月亮，天时都是

一个样，你有历史文化资源占地理优势，她没有历史文化资源靠人和创造。你可建博物馆、博览园，她跳出“吴越春秋”历史老套，发掘吴地文化，建吴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林，谁也没有垄断权。什么论坛也罢，什么研讨会也好，若学术研究少了宽容大度，少了扎扎实实的研究，也很难成得了气候，最终是以研究成果说话。各有天时地利人和。其实这残山只有穷则思变的优势，在于当地党政领导创造了宽松的环境，细雨润物的湿润气候，使蛰伏在社会政治底层的贱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破土脱颖而出。拥有人才资源，释放出创造力，一座残山换新颜，出现了奇迹。才有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以《吴地文化通史》作为礼品赠与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才有将《吴地民间建筑艺术》《吴地民间偶像艺术》二书送进美国白宫总统图书馆，同月收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写来的感谢信。开展国际民间文化交流，显示着吴文化的软实力。

听闻安徒生纪念馆要落户吴园。可只听刮风声，未见下雨滴。吴园要让吴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历史的纵深”，开拓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安徒生家乡丹麦奥登塞市博物馆，将捐助一百五十万克朗作为建馆资金的资助，并将在中国的巡回展览的展品赠给吴园。以蒯翔纪念亭作为回赠。这么件好事，后来知悉，虽得到地方市、省等领导热情支持，报审一路顺畅的国际民间文化交流的项目，却在有关当局遭到了否决，以什么“缘由”被处决，不得而知。不得不说是中丹文化民间交流上的憾事。就是安徒生笔下《海的女儿》雕像，这丹麦引以为傲的瑰宝，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世界博览会展览，也无法弥补这一憾事。一个把安徒生及其作品看成国宝的民族，如同华夏民族将李白、杜甫及其作品视为诗仙、诗圣一样，都是给人类留下的文

化遗产。国际民间文化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建安徒生纪念馆，作为珍贵礼品赠与出过李白、杜甫的民族百姓，进行民间交流，而却遭到拒绝。不知赠与者、接受者会怎么想。一个曾包容接纳过佛教、穆斯林、基督教外来文明传播，从中消溶汲取营养的民族，怎么容不下安徒生纪念馆？在做八年亡国奴读小学时，那安徒生的童话和冰心的《寄小读者》一样，扣人心弦。童话《皇帝的新衣》与古老成语故事《指鹿为马》有异曲同工之妙。改革开放实施二十年有余，也许国际民间文化交流还不到开放的火候。对于富于影射文化基因历史传统的人们，难免瞎想非非。真不明白安徒生童话又影射了什么、触动了什么。也许为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成为腐蚀青少年心灵的精神鸦片。真不清楚安徒生纪念馆落户吴园踩上什么红线？也许安徒生纪念馆开了先例，为世界文化名人建纪念馆开了绿灯，泥沙俱下；何况马克思、列宁都没什么纪念馆落户呢？无论平头百姓怎么想，只有那把这件好事下判决书挥笔红钩的判官能说得明白，总会说个“无可争辩”的理由！

二零零八年一月，接到《吴文化博览》终刊纪念的明信片，在“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夭折。听闻原计划出刊二百期，到一百七十七期而突然停刊。这个吴文化公园的阵地，吴学研究的沟通研究信息和吴园动态的平台，联系社会各界的纽带，从此切断。究其缘由，公开原因是使用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书号。慧眼能识破上门巨额诈骗，任凭投诱饵，巍然不动，避免了灾难，躲过了一劫；而却上当受骗栽在贩卖假书号骗子的黑手上了，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受到文化市场管理的查处。也许内部通讯赠刊，又不进入文化市场买卖，自由自在惯了。可用了书号，一个体制外的内部通讯，不受书报审查

监管，停刊也是迟早的事。难免文章中说了些真话、实话和心里话；也很难免说哪句话会不合时宜，哪句话犯了天条而不自知。说惯了真话的人讲假话难，说惯了假、大、空话的人说真话难，何况说假、大、空话从来不负法律责任，从未追究法律制裁？而说真话实话反倒要付出代价，乃至生命的代价。“祸从口出”“灾从文来”，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到文化大革命，是非灾祸，人人自危。我也在《吴文化博览》以“吴苑随笔”道些家乡情，撰稿投稿，不懂“八股”，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也许难免有不入调的话，今结集自娱，不知天高地厚，心有余悸。闲话吴园建设与吴地文化研究发展前进中的坎坷坎坎，说些多余的杂言碎语。昔日高山千鹭飞，如今一去不复返。以《草根文缘》谢幕。

正当装点残山，吴园淡抹而出，春雨新笋，节节向上。隔河相望，晴山堂霞客孤坟，冷清静寂，时隔二十载左右，而当吴园工程半截，愿景难望；晴山堂却拓地近千亩，河塘水泊，蒲草苇滩，稻菽田野。晴山堂及墓园扩建为碧波荡漾、水榭桥廊、亭台厅堂、修竹绿树、草青花香的仰圣园。重修霞客故居崇礼堂，新建中国徐霞客旅游博览园，大兴土木，“游圣”胜景，一蹴而成。体制外民间集资与体制内投资不一样。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给吴园建设、吴学研究留下了自由空间；思想禁锢，丝丝寒流，叶落凋零。吴园这民间文化事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正是三十余载改革开放的缩影写照。吴园虽被部分肢解，吴学研究也暂休眠，祇期待那主景龙光阁耸立灵龟峰巅，那时吴园将放异彩。那时吴园与晴山堂也许将成为惠山霞客大道一线连的有山有水、珠联璧合互补的文化园林景区。但愿吴园百代荣，期待自有后来人。

二〇一三年正月二十日

目 录

写在前面——多余闲话·····	5
高平堰里 古镇今昔·····	1
西胶山兮西高山 沧海桑田弹指间·····	5
兼职教授高君燮初·····	10
吴苑“三绝”·····	14
肢解中国 蚕食中国 控制中国 遏制中国·····	19
雨人精神·····	24
从“三绝碑”说起·····	28
闲话拆吴园稻丰圩·····	33
赞“人民友谊长存”·····	37
话说无锡知县王其勤·····	43
再说倭寇之患与奸细·····	49
话说江阴军 吴地丝绸路·····	57

略说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62
漫话明代吴地海外贸易·····	67
两棵古银杏树·····	71
寻访三山文化遗址·····	76
闲话吴地书院文化·····	81
无锡新貌·····	91
祭蚩尤·····	97
重访东林书院有感·····	104
“三刘”故居见闻·····	111
樱花之国见闻有感·····	116
谐趣园抒情·····	122
明清朝代有作有为的无锡地方父母官·····	127
平等亭杂议·····	134
历史岂容伪造·····	142
包孕吴越·····	147
四游晴山堂有感·····	153

附录

寻访临时小学旧址随笔·····	162
-----------------	-----

我是一名试读生·····	166
爱国、科学、民主、进步·····	169
给《吴文化博览》编辑部一封投稿信·····	181
后记·····	182

高平堰里 古镇今昔

《吴文化博览》编辑部言翁按语

按：范先生是学者又是乡人，是堰里的硕学鸿儒，他以乡事、乡情、乡思为文，表述对故乡的眷恋，以其深湛的学养，严谨的考证，清丽的文笔，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是一份传神的乡土文献，弥足珍贵，分期全文刊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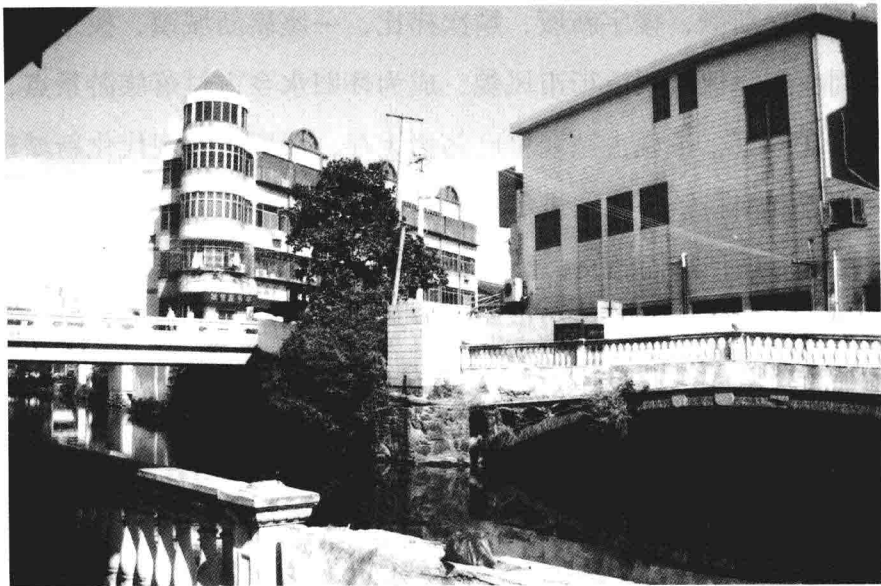
言翁

少小离家，漂泊京城，踟躅宣武门街头，抬头偶望“周庄——中国第一水乡”的旅游广告画，映入眼帘。正是这幅陈逸飞先生以双桥为背景的画面，使沉寂小镇一跃为江南水乡古村镇的旅游景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幅画面结构，总是情不自禁勾起对养我育我家乡高平堰里的眷念。同在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翠竹、人家，金山石桥横卧河面，木桥飞架东侧下沟河小溪。河溪交汇，一湾碧水，草漂鱼游，若隐若现。春风水暖，驳岸码头，少年伙伴，钓鱼钩虾；夏日炎炎，游泳戏水，抓蚌摸螺，其乐无穷。二桥相间，观音堂广场，晨起鱼虾行市，日落航船归泊。货物集散，里巷陋事，新闻传言，热闹熙攘。沿溪街市，逶迤而东，下岸店家，枕溪面街；上岸厅堂院宅，九井九廊；出东巷门，过范文正公祠，西高山郁郁葱葱在望。石桥西

街市，风雨棚屋相接，遮阳避雨，买卖交易，过天主教堂，出西巷门，沿街池塘呈藕状相连。走在青砖人字形铺砌的路上，挤在早市人群中，看着村姑挎着竹篮野菜，听着浓浓乡音叫卖吆喝声，闻着酒肆飘香，茶馆传出弹词声声。在小摊上端一碗桂花糖芋艿，捧一兜菱角，唤起回忆，使游子思乡心醉。沿河北上，翠竹护村舍，野渡系方舟。桃花春水，银鱼羹鲜。暮春三月，桑叶新绿，养蚕忙；麦收开镰，梅雨蒨秧，煮粽香；秋风乍起，芦花放白，稻穗黄；禾花雀肥，霜凝狩猎，野味尝。沿河南下，经城隍庙，张巡庙风水水口标志，过七号桥，越白荡圩，通江达湖。

明初，堰里农商繁荣，丝绸棉帛成市。范氏由浙迁徙，经营布业，落户堰里，聚族而居。抗倭防盗，修筑巷门；集资建桥，沟通东西；金山石桥梁上，巷门横额上，均刻凿“高平堰里”四字。高平范氏郡望也，今甘肃省固原县[1]，河南范县西周士会采邑，食采于范，始有范姓；定陶为范蠡隐退经商发迹之处；刻上宗族印记，算是堰桥在明清期间一段史话。当今逸夫楼、雨人楼，也是此俗沿习。晚清鸦片战争后，沪港开埠，布市衰落，王源吉冶坊开炉，锅铁产品，行销大江南北，历百年不衰；茧行染坊，典当钱庄，茶馆酒肆，百业兴旺，客商云集，“范正和烧卖”应运而盛。抗日战前，堰里地处锡澄要冲，苏南苏北必经之地，汽车奔驰，火轮通航，电灯电话，邮路信息，沟通城乡，曾被誉为“小无锡”之称。

堰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曾执教于顾氏书塾，接待尚书省亲务本堂别业，明代民居澍怀堂、横泾堂、振善堂等，杨巷布衣西山老人丹青书画，村前西进士宅院，一门三博士胡氏家族，村前公园，图书馆楼，已呈现代气息。北隔浩浩苇荡，与徐霞客故居



堰桥双桥新貌

编辑部说明：堰桥古称高鲁堰，据《清光绪县志》载，由于堰桥乡常有水患，古代筑有水利工程“高鲁堰”而得名。后来废堰为桥（木桥），名高鲁堰桥。久而久之，简称堰桥。

晴山堂相望。少年儿时，最开心盼元宵节村前调龙灯闹春，轧热闹跟随老祖母去倪家宕祠山殿守夜，观燃点巨烛，烛粗如柱，高盈数尺，通宵达旦，诵经念佛。寻春三月三，人头潮涌赶节场；踏青西胶山，夹道争观迎神会，更是江南民俗风情一绝。

日寇侵华，堰里沦陷。“三光”劫后，大东亚共荣圈文明，学校焚毁，公园废墟，图书馆楼瓦砾，街市断墙残壁，寺庙或烧或占，冶坊典当夷为桑田，市井荒落，百姓断生计。盼天亮，抗战胜利；迎解放，重获新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曾是日寇小头目，来清乡扫荡故地重游，多少年战争创伤，依旧历历在目。余曾数返故里，见家乡几度变迁；随改革开放，乡镇企业，雨后春笋，经济发达，建设日新；